

第3章

工会国家

通过工会行动或者立法，就能为各种工作规定最低实际工资。这样做的一个显著缺点，就在于会减少给定实际资本设备下有利可图地提供的就业数量。自动化有可能但未必不仅导致人均出产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相对于机器重要性的下降，而且还导致劳动力与机器之间替代弹性的下降。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推高工资水平只会对任何自动化产业的工资率造成有限的直接影响；如果照看一台自动化机器需要某一固定数量的操作工，那么，实际工资的增加在不严重影响每台机器就业人数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利润减少。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对整个经济的损害微不足道。自动化有一个程度问题，劳动力与机器的比率在很多产业中既非刚性也不是很低。在劳动力与机器比率并不刚性的产业里，“无效率”的实际高工资会限制每台机器的劳动力需求；而在劳动力与机器比率不低的产业里，产品成本要高于“全自动化机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当然包括以上所说的服务性行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可能会有所收缩，劳动力总需求也会因此而减少。

所以，最低工资安排也许会导致三种可能的情况。

首先，第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最低工资安排仅仅在为数有限的完全自动化产业和职业中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社会可能因此而被分为三个阶层：非常富有的财产所有者、有幸在受保护职业中谋得为数有限的空缺职位的特权劳动者以及由于为争取剩下的工作机会而展开竞争、工资极低的无特权劳动者。受保护职业里的最低工资保护不但会减少资本家的利润，而且还会减少无特权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甚至导致受保护职业工作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会加剧为在非保护职业谋得工作而展开的竞争。

其次，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最低工资安排实际扩展到覆盖所有职业的地步。这里我是想说，不但某一给定最低货币工资会在整个经济中扩展，而且这个最低货币工资实际代表着最低实际工资。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放弃现行的货币和预算政策。工会以公平分配为由推高了货币工资水平，这可是工会存在的基本理由。工会成功地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快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目前，我们的金融当局为了达到充分就业而任由总需求扩张，以至于售价追逐成本并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其实，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边际劳动生产率上涨得快，而就业得到了维持。这样的政策组合必须放弃。在货币工资被推高以后，为了维持充分就业，货币和预算政策必须不扩大货币需求。因为，我们必须避免商品和服务货币售价的提高只是再次把实际工资降低到为实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平上这样一种情况。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正在考察的

这种可能情况涉及数量有限的劳动人口按照被视为公允的实际工资水平来就业，而其他劳动人口则接受失业的问题。这种失业可被称为由自动化和劳动节约型发明所导致的技术性失业。

最后，第三种可能的情况就是一项旨在推广应用最低实际工资的有效安排应该与有效限制任何公民个人工作量的安排配套执行。这样的工作配额制——有人也许会不太恰当地称它为“失业配额制”——也许部分通过阻止潜在劳动者（青年人、老年人和已婚妇女）工作，部分通过限制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部分通过工会网络把每份工作分给非必要多的劳动者来完成——一种现代卢德行动——等限制性实践来付诸实施。这种可能的情况肯定要好于前面描述的两种可能情况：它能在所想象的条件下实际提高劳动者相对于财产所有者的收入，并且不会导致被剥夺劳动权利的相对贫困阶层或者失业劳动者大军。然而，这是一种低效率的体制，并且有可能变成非常低效的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一方面意味着各种不同的限制性实践导致一种人为的技术低效率，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人为地禁止一些劳动者（他们被迫做工资低于他们愿意接受水平的工作）为其他劳动者（他们因为别人的劳动比较便宜而愿意购买）提供劳动节约型产品和服务。